

我在庄里写文章,自然,富春庄是我读书写作的地方。

A楼二楼的书房,依然挂着“问为斋”三个字,桐庐著名的军旅书法家叶里青用甲骨文、篆文写成,我喜欢那种古古的气息。《用肚皮思考》的后记是“永远问为”,我已有解释,这两个字取自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问想要常做常新,文章要想越写越有意思,道理如同朱熹眼前那半亩方塘一样,源头必须有活水。

写作的源头就是阅读,对阅读,我常说的一句话是,阅读经典,阅读大地,阅读人生。这不是故意偷换概念,我的写作确实确实是阅读的结果。

这几年,我读历代笔记的一个重点就是晚清袁昶的日记,因为他是老乡。

袁昶(1846—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晚清重臣,官至太常寺卿,曾全面负责总理衙门的外交事务。庚子事变时,因主和直谏被慈禧所杀,随即平反,追谥忠节,与徐用仪、许景澄、联元、立山合称“庚子五大臣”。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有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袁昶也是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代表之一。

1867年3月,袁昶中举后,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到被害前,三十多年从

无中辍。袁昶日记,主要目的不是记事,而是为砥砺自己求知问学、克己慎思、迁善改过。袁昶日记涉及传统经史诸学,尤其专注于易学、理学、佛学、道学、养生、医方等,现存洋洋六十五册,二百多万字,是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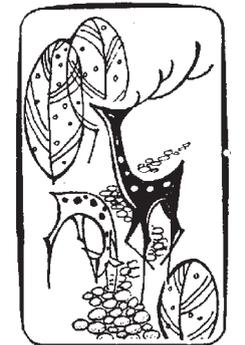
袁昶在日记开篇序中说:散人而有日记,散而不散也;日记而归之散,人不散而散也。散者法道,道者运自然;不散者法仁与义,仁与义合而成德也。是谓术散智不散,形散神不散。人为官为事,袁昶日日反思,时时感叹,今悔昨失,夕觉晓非。

于是,癸卯夏季开始,我就开始名为“昨非非”的袁昶日记解读的写作,这也是我数十年一直在写的历代笔记新说系列的第八部书。《昨非非》,着重解读袁昶日记中的生活、读书、修身、自省、交友等诸多给人以警醒启示之章,零光片羽,苦心甄采,古今勾连,这些文字长短不一,但我想努力达到文采、思想、趣味兼具,这既是一个读书人对另一个读书人的深度解读,也是一个同乡对另一个同乡的真诚致敬。

夏日的富春庄,鸟儿常常在凌晨三四点就开始鸣叫,五点多我起来的时候,天已亮透。到厨房,往电饭锅中放进玉米棒、鸡蛋,计算好时间,就出门走路了。我行走的路线,无论往左往右,都是山野与村落相间的绿道,它们叫“浙江省一号绿道”。夏日清醒过来的大地,常常生机勃勃,这些生机往就体现在极细微的地方,路边的野菊,经过一夜的生长,花朵似乎更大了一些,路边菜地里的绿叶菜,则显得比昨日更茂盛。而早起的村民,则猫腰在侍弄着菜地,这是他们的菜篮子,他们常常先干一会儿活,再摘一些菜,然后就捧着

陆春祥

昨非非



夜光杯

到了2023年,再去浦东美术馆,是与年轻的朋友相会。那曾经是年轻时代恰好与上世纪80年代相交的上海人不会真正忘记的一支歌。那是个踉跄前行,但什么都没法子泯灭火热的希望与向往的时代,这支有点冒傻气的流行歌曲恰好保留了那个年代所有重要的精神气质。

它果然一年年地走向高潮。然后,它又一年年地走过一个时代完整的曲线,走到了尾声。新时代来了,带来了强烈的不确定性,开始时不觉得,慢慢地就接受了百年之大变局的判断。在心里准备好接受。摄影师刘香成的回顾展就是在这时开幕的。刘香成的镜头里满满都是上一个时代的气味与细节。

1982年的中央电视台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跟我学》),我跟他学过英文。

《今天》编辑部的诗人和编辑,我翻阅过他们的钢板蜡纸印

菜风尘仆仆跨上电瓶车,一溜烟而去。山野间那些高高的玉米秆则是我关注的对象,我极喜欢吃鲜玉米,一买就是数十个,煮着吃,方便、自然。桐庐的“六谷饼”(玉米饼)也是我的最爱,金黄,喷香。几乎在整个夏季,路

边的菜市场,都有鲜玉米棒卖,品种繁多,都是农户自家菜地里种的,柔嫩、鲜甜,百吃不厌。待我一个多小时行

走回庄时,玉米棒等早就熟透,我将一大盘玉米棒端到樟树墩子上,边啃边听鸟声。

一般正常情况,上下午,我都会在C楼的二楼写作两个小时。起先也在A楼办公室写,但瑞端会跑来跑去,见我打开电脑,一会儿就要跑过来,说她也要写电脑,我的电脑桌面上,还留有一个她的文档,题目是“天找不到了”,这是她一岁半趴在左岸花园五楼窗口说的,她陆陆续续在这个文档上写下:“天找不到了。灯把天烫了个洞(这一句是姜二嫚的作品,她很崇拜二嫚姐姐)。天黑黑。我回来。喝水。洗澡。玩一会。睡觉。第二天。新年快乐。”当然,都



刷的杂志,抄写过舒婷发表在表在那里的诗。

大学饭厅里学过交谊舞,我跳过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华师大河东食堂油腻腻的水磨石地粘着我的球鞋底。

某牌轿车内部挂着的白细布窗帘,结着风琴皱,它象征着一种秘密而不宣并带有一些对物质克制并清高的优越。

拥挤的八人大学宿舍,靠墙放着四张木头双层床。那时全中国大学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都有一个向往世界的幽灵在徜徉。甚至安德鲁·怀斯的油画都能激起强烈的怀旧感,当时他的油画印刷品出现在文学杂志的封面,代表着一个更硬朗却不强硬的美丽世界。

然后,在照片上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那一刻,戈尔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陈丹燕

他垂下眼帘。我们告别的到底是一个怎样造就了我们几代人的世界啊。那个时代响彻着那支欢快的歌,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

如今在挂满照片的展厅里相会了。由于已然告别了照片里的时代,所以照片以及照片里定格的那些阳光,那些阴影,那些微笑留在面颊上的纹路,那些被索尼大幅广告占据的街道和在下面穿着朴素的确良衬衣的行人,瘦小的青年那富有激情却明显营养不良的脸庞,都激起了格外的敏感。

展厅里还有更多年轻的参观者,他们惊奇地端详着照片里的人和景象。有时也轻轻交换一下感受。“这么热情。”我听到一个女

日记中,看到他持之以恒,怎么过了一天又一天的,其实,也看到了他怎么过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努力去克服懒,不让自己做。

“自然亭”有副仿辛弃疾诗的对联:“寨基山前两三点雨,书院天外七八个星。”其实,“山前”与“天外”,早已经被我搬到C楼驻院作家二楼三楼的客厅里挂着了。

富春庄,数间茅舍,藏书万卷。庄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想要拥有“杏”福 (插画) PP殿下

巴乔夫脸上释然的样子,或者说落寞的样子,孩子指着照片上音乐学院学生宿舍里的那张照片,学生们挤在双层床和写字桌之间的小空当里,倾听着访问的爵士乐手的即兴表演。这是1981年,我也在读大学,那一年的某个夜晚,我们中文系的同学集体去市中心的话剧院看新排演的萨特的话剧《肮脏的手》。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在夜色里一路高声讨论着萨特,一路骑自行车回市区边缘的学校。我为现在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对热情的惊奇感到骄傲。

然后,我看到了正在理发的画家陈逸飞,他劳累过度,多年前突然因病去世了。

接着我看到了年轻时代的蔡国强淳朴的笑脸,日后他要在浦东美术馆做他的回顾展,展出《与未知的相遇》。

点点滴滴的,发现我的幸运。还有,在对时代回望时油然而生的,对命运的感激之情。



巡江记

戴薇薇

热播剧《我的阿勒泰》让新疆再次成为今夏令人瞩目之地。因为采风、采访之故,我曾先后六次到过新疆阿勒泰,在喀纳斯感受北冰洋水系高山湖泊的壮阔与神奇;在白哈巴、禾木,享受“西北第一村”的宁静与祥和……但令我最为难忘的,却是作为中国第二大草原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以及东归那达慕大会上那悠扬起伏、不绝于耳的蒙古族长调。

总面积达两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蒙古族语意为“富饶之泉”。巍峨的雪山牵手天空的白云,广袤的草原上有奔驰的骏马、成群的牛羊,清澈的湖水托举优雅的天鹅,开都河最著名的九曲十八弯,即《西游记》记载的传说中的通天河,人们争相去探秘九个太阳……

我曾三次登上开都河畔那座山头,虽没有寻到唐僧师徒的足迹,却目睹了金色夕阳在九曲十八弯前方缓缓落下,开都河上齐聚五个太阳的壮美景象。据说在开都河水量、拍照视角最佳的状态下,九曲十八弯能倒映出九个太阳。

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九曲十八弯等独有的美景,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但真正令我难忘的是每年七月那达慕盛会上高亢悠扬的蒙古族长调。长调在蒙古语中又称“乌日图道”“乌日汀道”,意为长歌,被称为“草原音乐的活化石”,2005年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至夏日,低回婉转的马头琴琴音,高亢绵长的单口长调,声势浩大、意境悠远的集体长调,拉开了巴音布鲁克草原东归那达慕大会的帷幕。

长调飘荡在巴音布鲁克辽阔的草原上,带着阳光的新鲜味道,带着泥土中青草的芳香,带着草原上骏马的嘶鸣,婉转悠扬的音符,如行云流水般自时光深处穿越而来,抚平了尘世间的浮躁,安慰了远古的乡愁。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率领部落冲破沙俄围追堵截,历时七个月,行程上万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此后便世代定居于巴音布鲁克草原。

土尔扈特东归的英雄壮举,震惊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所言,从有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18世纪后半期一个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归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这是渴望回归、盼望统一的信仰和力量!

我以为,长调是巴音布鲁克草原民族对于生命深刻的领会和感悟,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喜悦与悲伤,力量与成长。他们以草原民族独有的想象与豪放,用一曲长调,敬畏自然,歌颂母爱,赞美生命,诉说爱情,传递善良,在天地间传唱着一曲生命不屈、岁月不朽的歌谣,讴歌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长调拂过巴音布鲁克每一片青青的草叶,每一株盛放的鲜花;拂过一群群悠然自得的牛羊,拂过“土尔扈特人的翅膀”——焉耆马。倾泻千年的月色,抚慰历史的沧桑,在大地上之上,呈现岁月的光芒。

坐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上倾听长调,每一次婉转,皆让九曲十八弯心动;每一声高亢,都令开都河水万马奔腾。毋庸置疑,巴音布鲁克草原是长调的千古知音,收藏了长调的悲怆和欢畅,绵延了长调的深沉与博大。

收拾行囊,我想再次出发,在海拔两千五百米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倾听长调,在一条通往心灵世界的河流之上,在我们生生不息的土地之上,感受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力量,感受这个世界最为温暖的阳光。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一部集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于一体的舞剧电影融合片开幕。这部体现了31年电影节意义的特色电影,真是把向英雄致敬的纪念碑拍成了里程碑。

31年前,由中国第四代电影人代表性人物吴贻弓领衔的上海电影界前辈张瑞芳、孙道临、秦怡、谢晋等发起创办了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经国务院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辖制片人协会认证,国内迄今唯一的A级电影节破土而出。这是前辈电影人给这座大都市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绝不是偶然。

90余年前,我党领导上海的左翼电影人组建电影小组,开始了40多部左翼电影的拍摄和发行。田汉、夏衍、瞿秋白都是把握当年上海电影走向的地下党文化领导者,魅力无限。

1935年5月24日,许幸之导演,田汉、夏衍编剧的《风云儿女》唤起大众抗战的英雄故事令人难忘。《义勇军进行曲》和袁牧之、王人美的演技,深入人心。

1937年的《马路天使》以乱线性的叙事手法,把“roof”读成了“老虎窗”,石库门里赵丹和周璇等阁楼里小人物形象得以鲜活呈现。

1963年的《红日》,由汤晓丹导演的我军从弱到强击溃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

党王牌军74师,汤导演说:小说是军旅作家吴强写的,仗是解放军打的。拍得好不好,由陈毅他们说了算!

1981年,谢晋导演《天云山传奇》发端几乎独揽了改革开放反思电影序列。因此,2018年谢晋导演在去世后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100个“改革先锋”荣誉称号中唯一的电影导演。而谢晋培养的鲍芝芳、黄蜀芹、石晓华、武珍年等引领了女性导演绽放的朵朵鲜花。

一道光影溢满城

陈东

1983年,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以文人画“诗情派”风格用古典诗词意境及电影语汇讲述了北京四合院的芸芸众生。李叔同先生填词的《送别》也因此传遍大街小巷。

2000年,于本正导演的《生死抉择》开启国企经理人心和利益之间的拉锯之战,以反腐片跻身亿元票房俱乐部。张建亚导的《紧急迫降》、江海洋导的《高考1977》、吴天戈导的《毛泽东在上海1924》、胡雪桦导的《喜馬拉雅王子》、傅东育导的《西藏天空》以及近年来的《攀登者》《望道》,可谓星光熠熠。

代际传承的海派电影,往往以非剧情化

非戏剧化的叙事与人性多侧面的结构,构成让你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融洽艺术效果。这是立足于商业金融较发达的都市中,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铸就的艺术特征。海派电影的审美特质和演示涵养了电影从业者,无论是自觉还是无意识地都运用了。

今年观影很特别,我在周恩来总理题名的黄浦剧场(《风云儿女》首映处)看了1982年滕文骥导演的《都市里的村庄》。这是描写上海造船厂工人群体的生活工作场景,作为六年工厂女工的我很有代入感。

电影的蒙太奇意识流没有间离和断层,抽离了《都市里的村庄》中赵有亮他们饰演的具体人物,就像吴贻弓导演表达的“魔盒”,打开了奚美娟老师说过的多重人生。看到火灾后村子里老破小旧里弄工人们的互助和解,眼眶湿润鼻子发酸。

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独特的社会视角是“光影地方志”。记录了各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留下了海派文化的独特印记。也许,新质文化生产力也有电影一环。9天400多部可选择的电影,是喜欢这个“魔都”的理由之一。

在光影上海中讲述人民城市的温暖与精彩。请看明日日本栏。 影视故事 责编:沈琦华

十日谈